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八百

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十八卷

黨 慶元黨二

四朝聞見錄慶元黨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奸異曰奸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貴且以清脩自好為不情流弊之極至于北伐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份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鄙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為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寅朱文公兼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墨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璠事已載乙集璠慈福親姪乃召韓侂胄慈福未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官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遂定韓自以為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朱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之即揚然以為憂因免贖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白發其姦彭護虜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其徒白忠定欲慮韓以節鉞賜第于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新以禮誅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衡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風伶優以木刻公像為我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笑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朱熹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已者名以偽學而太府寺丞呂祖份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其弟祖泰至顯而竄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于武夷當公懶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進如慢小進如偽夫豈其然顧而務拘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職云云噫厥承明勞侍從既遠持橐之班歸柳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邵思奏其于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謂二年冬十

月祭。國。梳職罷祠。臺臣學偽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為察官。已某所載為胡社。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社草而沈用之。而胡社草公疏欲上。會以遷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有劄恭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秘閣脩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伎惠。初事豪俠。務為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黃叔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蔬食淡衣。裝帶博。或會徒於廣信。揚湖之寺。或置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觀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奏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朱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雜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常赴鄉隣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伶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蔬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持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敢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欲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會趨改。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在黨。恃為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躡取。以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為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蓋雖懷卵翼之私恩。盡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為縣學。恐是政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燕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率伍獲
取捷為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
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當市之內而于足墮壞觀
者驚歎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而又重以
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後引
之恩則為其子索憲執柯要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
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脩身可于冢婦不夫而自
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于知南康軍則妾配數人而復與之
改正帥長沙則匿贓赦書而斷刑徒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
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
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撥范梁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
於其身發掘崇安子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
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
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
已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
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慝也耶昔

永樂大典卷之百六

三

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
者也猶能坐去之而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少正卯之
罪其可不坐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未竟褫職罷祠以為欺
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
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
以孔孟為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
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迫復尋於
白簡始知麗於丹青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為輕典永賴
洪休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
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畧無可
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昇之扶掖使庇身於卜
祝之間寔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違悔尤乃不謹於彝
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於上清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
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乃亦群情之共棄而臣積
恥初固聞知及此者循南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眷首從
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絲之明訓儻許卒違於餘生是宜哀涕之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八

易零惟覺大忌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未止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勅公僅見者劄而掖垣竟不敢草論詞云以蔡季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刑高文虎實權中書舍人三月真除。繼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表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欲薦華澤易阜陵之上誣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跡云云元定調道州竊嘗時建陽公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勅羅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兼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閣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駘數目前已遽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舊耄神往形留公歿不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六

四

志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樞歸葬公以文劄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櫛遠自春陵未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樞前嗚呼哀哉畧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適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而有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偽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頗居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巖軀野舍記茲不復述又公與饒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偽學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質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歿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惜其家子弟不以實辭于朝遂以死者而冒生前之命於是黨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具公殯與諸公行之頃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

禮陳某有回矣且問書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為
 薄誼罪者一日仇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仇胄發出點然即移袁州方議再
 移會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眾為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
 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株陷良久人人皇恐不自保
 大受又請塔白太后誥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大
 受杜某然事關官閥輒感至秘雖韓氏亦不知吳公塔與大受所發固
 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
 考韓已漸疑塔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吳於韓馬中表其位為二吳
 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析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塔
 曰二哥肯為仇胄入蜀為萬里之行否塔對以更萬里塔亦不辭韓笑謂
 曰慈福宜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塔亦以他郡去塔謚議云待制西清
 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誠心樂善倦倦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
 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乎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
 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塔薨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微及其事云此
 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倦倦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
 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為韓甥畧不趨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錄又云熊公

水樂齋與卷為千百

今憲者偶聞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者論語在袖
 中至韓所欲得而論語墜地韓為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都使勅公之子
 在亦曰臣嘗讀其父書當文公之嚮用也其門人附之者眾及黨議之興
 士之清脩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水中携妓女於湖山
 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深不敢入乙卯歲麓水
 吳君獨躡屣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為誅文公多所印可公大書思齋二
 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
 江木川李君祀獨從容扣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
 公為之類者已愴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或未嘗為公之
 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買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
 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
 僅賴曹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籍溪之時與其
 師友門弟子析義埋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
 出而錮錮於仕坎壞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
 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紫葉
 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奎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奇盡傳宏

博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宋王君實臞軒集讀慶元黨人家乘
蜀中游公碑仲馮景仁似尚書之父群偽欺天日宋臣去國時朝扶皇帝
璽暮植黨人碑楚秦齊難勝劉安昆遂危抵龜公贊決義事併先知辨題
忠定公之寃方喜儒宗用無何學禁嚴甘心師管晏絕口說伊濂天宜斯
文喪人憂善類藏一鳴公甚偉直氣敢群倫爭朱文公之去石顯權傾
帝棟侯勢逼王群孤爭伺夜丹鳳獨鳴陽關闕辭天仗洋川佩郡章誰嘗
舒靈唾有舌巧如簧論韓侂胄之專侂怒如關虎曠謀比并蛙公乎辨
一死國爾自忘家度亮塵難汗劉與賦莫加脩名與塔節皎皎玉無瑕料
吳城之怨本朝諸大老謚議兩忠公公去道鄉遠名垂太史同一時無
顯位千載猶清風韓呂多孫子須毋添乃翁時派酣富貴雅道冷如菰
甘附武韋勢相師張孔諛識汗隨窳婢氣短事家奴使讀忠公傳還能此
顧無宋元憲公集讀黨人篇陳蕃推席偏憂國孟國囊頭不祭神一自
太官供賽具皇酒黨東漢書桓彬傳彬為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
天無意福忠臣塔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
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
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大怒劾奏猛以阿黨請收下詔獄在

宋樂大業卷萬千八百八

六

朝為之寃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阿黨

隋書何妥傳隋文帝時妥上八事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先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巡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志莫大於此

私黨

嘉定鎮江志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強為儒服目曰江西呂

也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力立私黨逞妖妄濫刑重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陰

狡兇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密言隱語莫不知之縱謹靜端默亦不免禍破戒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黨記秦淵海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

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

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昧恩絕不相為服舅母則承外族不如同變之禮
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
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舅明
矣 教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道
鑑唐起唐繪武平日自請抑母黨上疏一陛下天姓好愛戚屬外家恩洽
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假朱輪華軒過許史梁鄧甚崇者議積位厚
者蒙連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今上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充寵爵封
如初高班尊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濫昔日王族驕盈梅福上
書實氏專縱丁鴻進諫止后妃之家恩寵深過一朝履沒遂無準類願抑
之宜思長遠之策帝愍勉不許資治通鑑 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贈吳越
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 妻黨 記蔡湘海劉穆之好
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柱妻兄弟家乞食多
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未移之猶往食畢求檳榔兄弟戲之曰檳榔
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有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為舟陽尹召妻
兄弟乃令厨人以金梓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 何充廬江人王
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為顯官嘗詣導舍導以麈尾指林呼充共

水樂齋卷萬天會十八

七

坐曰此是君坐也 省治此也 柳勅與
妻於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勅杖死通鑑

委信親黨

音書賈模傳 謀充之弟也

是時費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模乃盡心
臣測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致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薦引親

黨

故事情要唐繪陸元方武后時天官侍郎或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
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詔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假問辭

黨又薦其友崔元暉有宰相
才后知無他復拜同平章事

俸均親黨

宋史崔與之傳與之自
領鄉郡不受廩祿之人

親而不黨

南史 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
度之必至顯覆聞其節管穿鼻逃匿不與

凡俸餘皆 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使吐餐覆醬及晏
誅親戚咸為之懼 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反竟獲免

買田贍族

黨

宋史 韓贄傳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
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妻殺夫黨

漢

索求中屠疇字子龍同郡緱氏女王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更執王以告
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王疇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

耻之孫。激忍辱之子。配善其言。乃為徽得。或死論。鄉人稱美之。**兄弟罹黨** 宋史趙汝談傳汝談

第。嘗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諫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

配流妖黨 唐會要神龍二年三月。中蘇瓌先西京留守。時秘

繁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為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將慰諭。令環釋普思之罪。環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僕射魏元

志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願陛下察之。遂配流普思於嶺外。**妖黨投水** 晉書孫惠傳孫惠為

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妖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收擒姦黨** 兩漢蒙求張衡字

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為政理。**手鋤姦**

黨 趙希循會心錄唐太宗時。韋后之禍。復作明皇于鋤姦黨。曾未幾時。而太真妃之禍。不減武韋。肅宗得天下於奔竄。頽頽之餘。未及息肩。

永樂大典卷萬字會文

八

而張后縱橫已不可制。唐之世不及兩漢。以其多庸居也。**招降餘黨** 宋史列傳劉光世為寧

魚人。夏寧聚五千餘掠人。為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除賊餘黨** 宋史列傳

部尚書時大將韓世清。本苗傳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准西招撫使。光假道過郡。世清入謁。時送閣下伏誅。

屏斥邪黨 宋史劉漢弼傳漢弼為侍御史。時史嵩之既去。相位漢弼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遠韓祥。濮斗南

王德明。皆時昔託身私門。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

糾發豪黨 兩漢蒙求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懼通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

豪黨有譽。撥者莫不糾發。**不事豪黨** 後漢書鄭眾傳眾肅宗時為中常侍。眾

偽學逆黨 宋史韓侂胄傳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朱熹侂胄意未決。亟除沈繼祖。

臺察繼祖誣奏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人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
逆黨仇胃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

力辨黨錮

金史劉仲洙傳章宗即位仲洙除西京等路提刑副
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

冤上書力辨帝從之迺復較官爵而黨禁遂解

堅約合黨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書陳
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甚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
黨合積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原俗黨

東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
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司徒侯霸謀位於朝間陽毀之

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東州逸黨 續資治通鑑長編仁
宗景祐四年秋七月

丁未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乙未赦書落責授保信聽居舒州既
遣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為時號
東州逸黨顏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

姜潛亦嘗貽書以誦其過潛奉符人也

洛蜀二黨 道學名臣言
行錄三者進

呈程頤先生服除欲與館職甚感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
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為蜀黨所擠登翁貴耳伊川濂溪一

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為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
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先庭賈易附之力攻蜀

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相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
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

免為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偽

許洛兩黨 墨莊漫錄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
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為許

洛兩黨崔鵬德符陳佑叔易皆成生田畫承君李身方叔皆已亥生並
居穎昌陽翟時號成巳四先生以為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陳李死黨 南唐書陳覺傳覺與李傲古
為死黨相唱和如出一口

虞鄉黨魁 小
家求唐文宗惡朋黨曰東以楊虞卿為黨魁知否德裕請出之知常州虞
卿實李相宗閔所薦宗閔見上怒順旨云虞卿日見賓客於第外人指虞

卿所居南亭子為行中書故臣未嘗與奸官德裕折之曰給
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不能對

李穆非

黨 宋史宋準傳。虛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無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感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身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

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宦者非黨**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吳

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上。曰。此屬吾知其罪。但今革弊之初。不當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互指為**

黨 宋史劉禹等傳。史論徽宗弗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

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為。願入朋黨

澠水燕譚。歸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宋史尹洙

傳。洙為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教榜朝堂。戒百官。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恭師友。別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為宰書記。**耻不豫黨** 西

漢 蒙求。皇甫規字威明。為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進弟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梁遠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

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廣休**

不黨 晉書文立傳。蜀故尚書健。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為人不黨** 劉向說苑。晉趙宣

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怨。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于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枝羅趙宣子。賜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守正不黨**

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南唐書。履續傳。續字與宗。又可求善。善畫為具。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為兵部

...

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
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為黨附 **亡人無黨** 國語秦穆公問

其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
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眾安之

獨立無黨 宋史列傳呂千科監察御史嘗言周蔡不出兵應援

少卿知泉州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蔡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
皆與蔡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千為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

君子無黨 宋史胡宗愈傳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為御史中

蓋義之與此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 **從衡之黨** 韓非子故

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群臣之言

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仇讎之忠而借刀於國也從者合眾強以
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

水樂大無黨萬千言六

十一

利也而亡 **忠言無黨** 宋唐仲友說齋集上傳察院啓 某官忠

地亂政矣 言無黨循國人取予之公直道事君得天

下是非 **和而非黨** 後山理究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馬有守有

之兵 或有所為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

其上下如一遂以為黨不亦誤 **黨正** 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

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今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

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及十二教與治職又書注鄭司農云五百家
為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聞黨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為黨者以

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
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止四
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知州長之為也注以四五之
月朔日讀法者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釋曰云以四五之月朔日讀法者
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
法此黨正四五及下文春秋祭社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
管五州士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士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猶親
故七讀法鄭云猶親民者則非五族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八

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敷也。春秋祭茶亦知之。釋云。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茶神也。注茶謂粢水旱之神。是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釋曰。鄭知茶謂粢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粢。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于產云。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是祭祭水旱神也。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宵。祭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是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一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是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是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壹命已上。必未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壹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未者即於堂下鄉里之中。為壹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為賓。即與之為壹。再大在賓。再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未者。雖令父族為賓。亦不與之壹。若非父族。是與姓為賓。約然不齒。位在賓末。故云不齒也。

永樂大典卷一千八百八

十三

若然。與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是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立。七十者四立。八十者五立。九十者六立。是也。必止之者。為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也。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大夫樂作不入。士射飲酒。此鄉飲酒。大夫必未觀禮。鄉飲酒。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射。不八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亦于尊長。所謂齒釋曰。云國索是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至六五者。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禮立有加。故不待筮豆。稱而云六十者三立。七十者四立。八十者五立。九十者六立。若然。則堂下五十者。二立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止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有春夏秋

三時。務在田野。關於齒序之節。陳。闕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闕。而教之。言專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專長養老。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則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七十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概失少矣。者。但儀禮未忘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其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數之言。此經。唯有壹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舉。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概失於少。故云。概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春言射也。云。比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乘觀禮者。從此經。壹命以至三命。壹與不壹之人。未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下。觀禮乘人時節。乘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鄉彼注云。復樂前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止禮也。若然。大夫士乘觀禮者。皆為樂前。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壹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眾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圖。一命為下士。若據諸侯之圖。壹命為公侯伯之士。若據于男之士。不命。圖在堂下。以其

永樂齋卷第百八

士立于下。故也。云。壹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而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祭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為鄉大夫乘觀禮。為鄉人所遵。注謂之為尊。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尊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尊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為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又為眾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圖。三命者。不齒于諸侯之圖。爵為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年與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圖。三命。士及公侯伯之鄉三命。大夫二命。于男之鄉。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鄉。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圖。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半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射。射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為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射。射禮。鄉飲酒義。異者。案鄉

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則此黨止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為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蓋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盡者彼賓賢能非正意位法別為一體故與黨正正意位禮異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具此祭祀以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實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曰掌其戒命督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注亦於軍田為師師釋曰。此亦如上釋非來為軍吏者黨正在師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為族。黨正還為族師亦如州長為師師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師其吏而敘事。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政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敘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敘與鄉大夫。鄉大夫敘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者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還賓朝日聚眾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勳勉之。三年即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未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

永樂大典萬字八百八十八

古

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其族之大夫。東家。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蓋族師職矣。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案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為小比。及大比亦如之。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徒必憎孔墨。祭之民可使詬死焉。君子小人皆有黨也。然天下之事或成於黨。顧其勢如何耳。眾勝寡。強勝弱。七十子不足張仲尼。寡不勝衆也。管蔡不能害周公。強不勝弱也。夫眾寡強弱之勢者。古人之所謹擇。人主不可不察也。易之泰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身此之謂也。今有人為百人惡之。未可惡也。猶有鄉人之善者好之。有人為百人好之。未可好也。猶有鄉人之善者惡之。如是謂之社察。其勢夫上有察勢之智。不患天下之黨。而患君子之無黨。先弊是也。三苗雖先。其共工同處於朝。而先不害為聖。元凱十六族。以族進。而舜為知人。其勢可不察乎。仁不衆。不足以愛物。義不衆。不足以決事。言不衆。不足以明道。力不衆。不足以任重。故明主羣其仁。使煦之如春。而無不榮。涇之如海。而無不濟。而

萬事備矣。合其義使狎之而無不方繩之而無不直而為務理矣。同其言使應之如填荒和之如琴瑟而大道自矣。傷其刃如操之在矢如輻之在轂而厥功成矣。及其亂也持狐疑之心以待天下之士使讒賊緣隙而進以害君子。行賂幸之政以風天下之俗使爭奪告訐之敝起而民無所措手足。棄市以耦諸族人以緣坐。比秦之民所以叛也。漢之勢未亡也。黨禁所以亡也。以黨治黨善人家相枕以死。冤痛之聲天下雷然可不戒哉。今夫朝廷以保任治爵賞天子不以朋比疑臣下官闕汲引之路士有相稱譽之美是以垂世百年臣工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生民熙熙比肩於太平然臣伏思天下之廣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其勢無常。顧君人者主之則威表繫乎一定矣。昔者朝廷將大有為則當天之責者不得不引其類而聚之。俄大臣有陷黨與而廢置陛下大明秉照昭然鑒悟衆邪帖息納用一新。魏巍乎堯之為君未始過也。夫大廈之構非一木良莠之成非一版。天下國家之治非一材要在親賢而類能協義而比力。然後朝廷昌明天下治定。故易曰比吉原筮元永正比者附也附得其正則吉夫何黨之懼乎。故曰顧其勢如何耳。臣愚不佞故為黨說。夏文莊公集寧輔部實黨屬序。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和臣不忠往哲之明戒况夫象鈞巖廟

永樂大典卷之萬二千六百八

之上高議槐鼎之司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總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啓沃為憂以茲成爲任。直有庸回菟息毀信廢忠明附寵臣實任私黨或交通於春職或締結於近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聞實典刑以謝天下焉。古今源流至論程氏黨論。觀歐陽尹師魯穆伯長之流。作古文以變昆體。學者爭師而世莫之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洙。歐陽修。偕爲古文。變西昆體。學者從之。又聞見錄。本朝古人。柳開。仲塗。穆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早。王。偶。儂。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古。文。亦。之。又。曾。而。聖。蘇。東。坡。王。臨。川。皆。歐。公。門。人也。觀安定太山祖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議。用安定。後。慶。曆。中。教。學。者。在。湖。學。弟。子。以。數。十。計。踐。乘。劉。奪。冠。純。仁。皆。出。其。門。孫。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師。之。石。介。字。守。道。新。徠。山。以。易。教。授。學。者。吾。程。夫。子。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自。致。知。至。於。知。其。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何。負。於。人。哉。而。天。下。往。往。輕。有。鄙。笑。之。論。何。也。大。抵。本。高。則。風。必。摧。行。高。則。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益。子。不。可。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辭。謝。之。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毋。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伊。川。解。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八

謝未曰。入朝見。世俗常態。名高。其文。且程之與蘇。同。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蓋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之始也。呂陶言。明堂賀。故。而。官。欲。司。馬。先。程。曰。予。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予。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戲。程。曰。此。乃。杜。死。中。叔。孫。道。所。制。禮。東。大。夫。結。究。之。端。自。此。始。呂。公。有。事。質。問。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之。此。又。立。敵。之。端。也。噫。蘇。固。非。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為。得。也。何。者。策。問。之。語。未。足。以。譏。于。禮。而。未。先。庭。必。斥。其。非。舜。氏。之。事。不。可。以。及。呂。陶。而。質。易。則。力。勸。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冰。炭。之。意。歟。嗚。呼。程。夫。子。以。大。空。止。水。處。吾。心。以。虛。舟。飄。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為。是。屑。屑。之。忿。蓋。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游。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祖。禹。非。與。蘇。同。里。乎。曰。先。庭。質。易。不。與。程。立。黨。也。蘇。子。瞻。眉。州。人。范。祖。禹。成。都。華。陽。人。本。同。蜀。居。范。祖。禹。嘗。曰。朱。先。庭。質。易。不。與。程。立。黨。黃。庭。堅。非。蘇。之。門。人。乎。曰。濂。溪。灑。落。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黃。庭。堅。本。蘇。之。門。人。世。謂。之。蘇。黃。嘗。作。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未。噫。先。生。之。名。雖。可。毀。先。生。之。道。固。自。若。不。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八百八

十六

然。何。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之。游。皆。正。人。細。念。小。嫌。特。水。上。之。漲。盤。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者。元。豐。小。人。投。散。置。閉。嗚。怨。刺。骨。乘。間。有。日。諸。賢。不。惜。操。戈。相。攻。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羈。鵠。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子。所。深。哀。也。王。師。愈。集。九。論。監。司。黨。局。刺。子。臣。竊。惟。國。家。置。監。司。以。察。所。部。有。轉。運。司。有。提。刑。司。其。次。又。有。提。舉。司。建。官。之。名。不。同。所。掌。之。職。亦。異。欲。其。濟。王。事。則。一。也。比。未。諸。路。監。司。罔。推。公。心。多。徇。私。意。各。黨。其。局。不。相。照。應。凡。有。施。行。一。可。一。否。從。轉。運。司。則。取。怒。於。提。刑。司。從。提。刑。司。則。或。獲。罪。於。提。舉。司。運。使。州。縣。難。於。遵。承。至。如。人。戶。餉。所。其。前。斷。果。夫。從。而。變。更。不。亦。甚。乎。若。夫。前。斷。已。實。乃。以。私。喜。怒。故。為。變。更。愚。民。無。知。滋。長。爭。端。若。此。之。類。不。可。勝。舉。且。以。綱。運。顧。船。一。事。言。之。沿。江。之。兵。以。備。敵。讎。仰。食。漕。運。此。急。務。也。用。官。船。漕。運。則。陷。折。多。而。運。程。限。轉。運。司。深。鑒。其。弊。今。州。縣。和。顧。子。不。容。船。以。漕。運。既。無。違。悞。且。免。陷。折。此。大。利。也。提。舉。司。必。多。出。文。榜。散。於。州。縣。不。容。顧。船。以。妨。茶。鹽。之。利。為。辭。殊。不。思。茶。鹽。須。登。岸。出。賣。必。無。日。久。在。船。之。理。况。商。旅。趨。利。如。夜。蛾。之。赴。燭。果。得。其。利。雖。赴。湯。蹈。火。而。不。顧。苟。無。其。利。雖。朝。鞭。夕。笞。而。不。悔。豈。在。于。船。之。顧。與。不。顧。推。原。其。故。皆。由。于。本。客。船。

多富商敢行厚賂。文結提舉司欲抑勒州縣。多出貼額。提舉司殊不念兵
 會之為急。州縣百姓之可卹。惟富商之言是行。此何心哉。伏望聖慈嚴教
 諸路監司。各務公心。去其私意。勿黨其苟。勿好已勝。凡有行移。互相照應。
 如轉運司令州縣。顧綱船之類。提舉司不得邀俾。庶幾州縣可以身一遵
 承。不致違戾。而事功舉矣。取進止。胡鈺。詹卷集請寬六賊之黨。劄子。竊
 見朝廷討論六賊之黨。禁錮勿仕。誠春秋過惡防姦之術。然夫子之道。忠
 恕耳。亦何嘗過為刻哉。凡其筆削。止誅首惡而已。蕩澤之黨。六人。誅止蕩
 澤。華亥之黨。七人。誅止華亥。里克之黨。十有六人。誅止里克。樂盈之黨。十
 有七人。誅止樂盈。書云。殲厥渠魁。蓋春秋之法也。一作姦邪誤國之人。罪
 浮共鯨。咸伏厥辜。其黨中數十百族。死徒殆盡。宜曠然與之更始。以收肯
 畔之心。然討論至今。未已。根株牽連。盤結不解。凡公卿百執。不相能者。必
 指以為六黨者而去之。大非春秋忠恕之道。彼知無路自新。操心甚危。不
 此走虜庭。即西走偽境。安知其間。無如中行說之禍。漢伍子胥之禍。楚賈
 季之禍。晉叔孫徽之禍。燕是假寇兵。竄盜糧也。夫物極則反。往者元祐黨
 人。綱而不解。忠臣義士。飲恨次骨。遂成今日之禍。此六黨者。又復不解。則
 今日之禍。未有弭時。則君子小人。黨雖不同。然其極皆歸於亂。在易復之

永樂大典卷萬字百十八

上交於遇之上。得三十六陽。辛以變陰。遇之上。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六陰。
 亦卒變陽。蓋陰陽之極。皆足以相變。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能使不至於極
 而已矣。極而不解。則其禍何可言也。魯恭有云。一物失所。則天氣為之感。
 動。或以數十百族。窮愁無聊。心為腹非。憤蓄之氣。上切霄漢。則豈止一物
 失所哉。三數年來。日食地震。大異重仍。今年日薄於三朝之會。夏四月日
 青無光。連日霧晦。稽之春秋。當夏四月。是謂正陽之月。為災最重。故春秋
 日食三十六。食正陽之月者三。爾以人占天。是固兵連不解。民靈不堪之
 憂。亦恐郡臣失職。有以召之。昔唐越王之亂。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詔趣行刑。狄梁公密表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恐孤好生之德。夫梁
 公豈不知申救。逆人為不可哉。以為寧失不經。不可損好生之德。及聞元
 間張曲江為相。建議廢放之人。宜徙惡地。衣冠稱寃。自今觀之。必以曲江
 之議為是。而申理逆人為非也。然文正以梁公為愛君。而劉播州以為九
 齡深刻。卒以不祀。蓋陰譎最大耳。由是而言。曲江之刻。不如梁公之恕也。
 相公起救塗炭。有至誠憂天下之心。誠能酌春秋誅首惡之義。察易經復
 過之變。鑿曲江刻深之咎。廣梁公平恕之仁。少寬討論之禁。而不以理逆
 人為非。壞使姦回。幸心。遷善遠罪。則干羽之舞。可以招携。懷遠而無點之

虜可以不
戰而臣矣 **上黨**

史記韓世家 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馮服

略上黨。馮奉世傳奉世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大行道韓

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上黨城而踞以趙東漢書郡

國志上黨郡秦置祁陽北十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

十二萬七千四百三長子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

城都尉所治今孤傲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令孤茂上

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中土所伐今名無單法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

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高都前志曰有天井

永樂大典卷二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文

東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

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

壺口關上建安十一年從洵河口擊入潞河名泉州梁以通于海衛氏漢

書晉書縣出潞陽阿侯國 殷述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所出隋書地

理志上黨郡後周置潞州 隋書地理志上黨縣舊置上黨郡關皇初郡

廢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焉有羊頭山抱犢山杜佑通典上

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

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

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

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

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九上黨古黎侯國西伯

今縣西北有鹿濱山。縣水所出。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改黎城為名。有重口。故關涉漢舊縣。有清漳水。襄垣漢舊縣。朱子語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伊川云。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湖山後是。析代諸州。秦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塊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何程氏外書。天下獨高處。莫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為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為攝社。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堯却。似今言京師之比。唐薛許昌詩。送人歸上黨。時潞寇初平。燕臺基壞。穴狐蛇。計拙。因循。歲月。餘。兵革未銷。王在。錫。秦。蠶。臨。熟。客。還。家。霏。微。對。岸。漳。邊。雨。堆。阜。隣。疆。刺。比。沙。若。到。長。平。戰。場。地。馬。求。遺。鏃。辟。魔。邪。**黨州**。舊唐書地理志。黨州。古西隄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為鬱林郡。唐置黨州。失起置年月。與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寶元年。以黨州為寧仁郡。乾元元年。復為黨州。建中二年。二月。廢平琴州。併入領縣四。戶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京師地理。與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續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九

州五十里。東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麟州界百餘里也。輿地紀勝。唐置黨州。或為寧仁郡。國朝會要云。黨州。寧仁郡。開寶五年。廢黨州。有容山。懷善撫康。勞善。四縣。黨氏。氏族言行錄。左傳。晉大夫黨氏之後。魯入南徐。縣。隸。薛。林。州。有黨叔。襄二十九年。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鄆。鼓。又。與。黨。叔。為。一。耦。氏。族。畧。黨。氏。公。族。見。釋。例。周。世。族。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重錄總枝官侍郎 臣高拱

學士 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 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 臣王允昌

圈點監生 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